

薛屹峰 著

SHAONIAN JUEJING ZIJIU GUSHI

一位作家和100位小读者共同完成

天地无情

少年绝境自救故事

荣获第三届全国图书奖提名奖

荣获第六届五个一工程“一本好书奖”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SHAONIAN JUEJING
ZIQIU GUSHI

一位作家和100位小读者共同完成

天地无情

薛屹峰 著

少年绝境自救故事

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
荣获第六届五个一工程“一本好书奖”

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天地无情 / 薛屹峰著. — 兰州: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, 1996. 12 (2012. 4重印)
(少年绝境自救故事)
ISBN 978-7-5422-1174-3

I. ①天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儿童故事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①I28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71662号

策 划 · 汪晓军 郑 洁
责任编辑 · 张春波 段山英
封面设计 · 郑 屹
插 图 · 杜建民

少年绝境自救故事

天地无情

薛屹峰 著

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30 ·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

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8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5.5 字数 133 千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

印数: 15,266~19,265

ISBN 978-7-5422-1174-3 定价: 15.00 元

目 录

(01)	一、殷红色的噩梦
(12)	二、鸡腿之交
(22)	三、忧心
(31)	四、洗脚水与果核
(48)	五、蟑螂和榔头
(58)	六、慈母手中线
(77)	七、汪洋中的槐树
(90)	八、鼠肉
(99)	九、古堡迷宫

- (113) 小读者绝境自救方案 100 则
- (160) 跋 (一)
智慧、胆量和团结
——读《天地无情》有感 刘旋
- (162) 跋 (二)
我为什么要写《天地无情》 薛屹峰

一、殷红色的噩梦

古原路小学五年级学生崔小勇正在做梦。

凌晨5点钟，正是人一天中最困的时候，崔小勇的口水拖在枕巾上，湿了一片。今天他做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梦，那口水也许就是给梦中的好事馋出来的。在梦中，他期中考试得了两个100分，全班第一。或许拿到全国去评比，也能弄个第二第三的，因为那试题实在太难了。老

师表扬他的时候，他连笑都没笑一下，不是不想笑，而是憋〔biē〕住了，因为他要让大家看看他崔小勇的风度。爸爸知道了这事，连夜坐飞机从广州赶回来了，刚一进门，就扔过来一个漂亮的礼品盒，拆开来一看，你猜是什么？是一架遥控模型飞机！机型和美制 F-16 战斗轰炸机有些相似，要是装上电池，一按控制钮，在操场上嗡嗡地飞上几圈，准能把班上的张大胖子那伙人给震了。

可惜这不过是一场梦。更可惜的是这梦还没做完。因为还没等他把模型从盒子里掏出来，床剧烈地颠了几下，差一点把他颠到地上去，于是他便醒了，那模型飞机也就永远留在盒子里了。

还在睡眠蒙眬〔mēng lóng〕中，他就断定是睡在床里边的符三疤拉眼捣的鬼，这小子满口胡话，一刻儿工夫不搞恶作剧就难受。在这一刻，崔小勇真后悔把他从大街上领回家来。他吸了一口气，想缩回右腿，狠狠地踹〔chuài〕符三疤拉眼一脚，但是却怎么也用不上劲，浑身就像被捆住了一样难受。

突然，轰隆隆一声巨响，小勇只觉得身子一沉，接着一股灰尘冲鼻而来，呛得他无法喘气，还没等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有个什么东西就打在他的头上，眼前金星一闪，脑袋里嗡的一声，他昏了过去。

这是一场里氏 7.2 级的强烈地震，震中在武臣市东南 30 公里处。只不过一眨眼的工夫，这座城市便几乎从地图上消失了。

原先，谁也没有觉得这个中原小城有什么好。虽说是历史名城，却似乎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那种灵秀之气，到处灰蒙蒙一片。市中心这几年里矗起的那几座高楼，高得不可思议，高得可笑，更衬出它们脚下的低矮破旧和杂乱无章。而且这杂乱和

破旧。就像一盆不经意间倒出的洗脚水，在秦望与鲁余山脉之间的地上，流得到处都是。

凌晨时分，在市立第一医院外科病房的值班室里，值班医生张秋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她就是崔小勇的妈妈。她正在给儿子织一件毛衣，夏天刚过去，她早早地就开始为儿子的秋装而忙碌。单调的动作，大大加重了熬夜的困乏，她终于支撑不住，几个哈欠过后，便渐渐坠〔chui〕入了梦乡。在模模糊糊的睡梦中，她好像带着儿子离开了这座平庸不堪的小城，乘上火车，南下去找孩子的爸爸。崔小勇的爸爸本是医院的药剂师，后来辞职去了广东，经商失败之后，这位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只好再次同药品打起了交道——成了某制药厂的推销员，只不过他不会油嘴滑舌，也不会坑蒙拐骗，一直混得不怎么好，也没剩下什么钱，无法把老婆孩子接过去，又不好意思再回来上班，于是就这么一年年地耽搁下去。

忽然，“火车”凶猛地摇摆起来，车窗的玻璃“哗啦”一声迸〔bèng〕裂了，张秋英以为自己被抛到了车窗外，摔得臂骨都要断裂了，她猛然惊醒，发现自己已滚到门边，眼前一片漆黑，大地正剧烈地颠簸〔bǒ〕抖动。她想爬起身来，可是却像一只绒布玩偶一样，瘫在巨大的魔掌之中，浑身没有一处是属于自己的，似乎所有的力气和运动功能都丧失了，心中又憋又闷，难过得像要立时死过去一样。

这抖动仿佛无穷无尽，张秋英觉得自己在无边恐惧的深渊〔yuān〕中急速下沉，她不由自主地张口大叫，喉头却像被一只手扼〔è〕住了，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

抖动突然结束了。

张秋英瘫在地上，一时爬不起来。她的一只耳朵贴在地板上，连抬头的力气也没有。这时，她好像听到一辆载重卡车正

隆隆驶来。

不对，不是载重卡车。这声音是从地心深处传上来的，它像无数把重锤在敲击着人的心脏，像要把它砸碎。这声音所裹挟〔guǒ xié〕的恐惧感和震撼〔hàn〕力，会使任何一个曾经听到过的人都永世难忘。

整个地板都倾斜了，值班室里的橱〔chú〕子倒在地上，碎玻璃铺了一地。

隆隆的地声消失了，消失得那样突然，那样不可思议，留给天地之间一片不祥的死寂。

张秋英听到了自己的心跳，听到了耳孔中一根细小动脉中血液的奔涌。

此时的寂静，比刚才那一阵的天崩地裂更加叫人恐惧不安。

如果谁要想理解一下“魂飞魄散”、“心胆俱裂”等词汇的真正含义，就请在这死寂之中驻留片刻，他将得到刻骨铭心的记忆！

灯早就灭了，满地是惨白而破碎的月光。

就在这破碎的惨白之中，忽然又闪烁出一抹妖艳的红光，透过獠〔liáo〕牙般的碎玻璃钻入窗内，神秘而恐怖，让人不寒而栗〔lì〕。

这便是赫〔hè〕赫有名的地光。

它仿佛是被死神法力无边的巨手不经意地抹上了天穹〔qióng〕深处，在向世人昭示末日的来临。它又是死神无声的狞笑，足以使受到它威逼的人恐惧到发狂的地步。

“地震！”

她从心底深处呻吟出这两个令人毛骨悚〔sǒng〕然的字眼。到底不愧是有经验的外科医生，见惯了生与死的场面，一阵无

法形容的惊骇〔hài〕门过去之后，张秋英终于镇定下来。她发觉地面已不再抖动，只是所有的空间都扭曲了，她明白这是大震之后的间歇，大自然留给生命的空隙〔xì〕也许只有几分钟甚至几秒，而这几分或者几秒钟，也是可敬的建筑设计师和负责的施工人员所赐予的，整个楼房倾斜了30度，却没有倒塌。

张秋英一改平日慵懒与烦闷的神态，像一只雌〔cí〕豹般敏捷地翻身坐起，又扶着墙站了起来。在这一刻，她是一个充满了责任感的白衣天使，她要把她的病人全都从死神的黑翼之下抢救出来。

张秋英对着倾斜的走廊大叫：“快出来！快下楼！快！”

她的喊声是多余的。

就在他刚张开口的同时，从她这一边的各个房间里，忽然滚出无数个病员——他们只能滚出来，因为地板的倾斜，房门变成了矿井口。对面房间里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他们从睡梦中醒来之际，就已挤在了墙角上，而要沿着光滑的地板爬上去，又谈何容易！

病员们尖叫着，推搡〔sǎng〕着，跌跌撞撞，沿着地板和一面墙壁所组成的夹角挤向楼梯口。他们都是动过手术或者打了石膏的，刚刚还在梦中呻吟自己的痛楚，此时却如羚羊〔líng〕一般矫捷。对于死亡的恐惧，已像一把无形的皮鞭，抽打得他们暂时失去了人性，沦入了听从本能而逃生的动物之列。

直到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出现之前，张秋英都是清醒的。她知道，在地震中这样乱挤乱跑是非常危险的，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待在墙角或者坚硬的家具下面，等待大震过去。然而，此刻初震刚过，谁也不知道下面等着他们的将是什么，如果再来一次刚才那样的震撼，这所楼房是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了。也许还有几分钟宝贵的时间，可以容许人们跑下楼去。她正要摸

到对面的病房去帮助那些还没有出来的病人，那个抱孩子的妇女出现了。

张秋英认出来，那是一个农村妇女，她并没有病，是她5岁的儿子遇到了车祸，大腿骨上加了固定钢针，她一直陪在病床边上。本来她可以比谁都跑得快，但是现在她却落在了后面。因为她怀中抱着她的儿子。因为她怕碰疼了儿子的伤腿。

无边的母爱，使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女人，在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的死神面前，显现出了如此令人敬佩的镇静和坚毅。她是那样地吃力，却又是那样的敏捷，迅速地经过张秋英的身边，朝楼梯口跑去。

张秋英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，差点昏了过去。“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！”她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崔小勇。家里住的是陈旧的危楼，不用说此刻已成了废墟〔xū〕。

张秋英像发了疯一样冲向楼梯口，她的脑海里一片空白，又一片漆黑。她已感受不到自身的一切，她只有一个念头：赶快去救出自己的孩子！

她不知是怎么到的楼下，手上、脚上有几处划破了，鲜血淋漓。到处都是碎玻璃。初秋的凉风吹来，她有些清醒了。病员们瘫在草地上，呻吟声此起彼伏。张秋英又想起了自己值班医生的身份。

楼上的病人！

儿子！

两个念头如用力方向相反的两股钢丝，几乎把她的心都扯碎了。她就这样站在病房大楼的门廊外犹豫着。

其实时间只过了十几秒钟，却像天荒地老一样长久。

“张医生！快过来！”跑出来的病人和家属焦急地呼喊着急着。

又一次剧烈的摇撼，又一次的天崩地裂，使人在大自然的

淫威下充分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和无助。

病房大楼终于垮了下来。好在是倒向另一边，没有把张秋英压在钢筋和水泥的巨爪之下，然而一块碎砖飞来，砸在她的后脑上，她似乎轻轻地哼了一声，昏死过去，而她的手上，还一直抓着那件马上就要完工的毛衣。

崔小勇再一次醒来，第一件事当然是喊妈妈。

每天早晨都是妈妈服侍他起床，即使妈妈值夜班，也会在他醒来之前，找哪个阿姨替代一会儿，自己赶回家来，为他穿衣做饭。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理所当然、天经地义的。他从来也没想过有一天会需要自己为自己做些事情，也没想过天天如此妈妈会有多累。

今天不同，妈妈没有像往常一样满脸堆笑地跑过来亲他一下，甚至没有答理一声。

崔小勇睁开眼睛，吓了一跳：一块水泥板横在面前。再一欠身，膝盖碰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上面。就这么两下，崔小勇的嘴角已经撇了下来，要哭。

其实此刻他还没有弄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，只不过因为妈妈没有及时答理他，同时又碰疼了，他觉得十分委屈。有了这么多的理由，干吗不哭？他要向妈妈示威，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。平时他总是用哭的方式来发泄不满的。

他抽泣了两声，眼角有些潮，就用手去抹了一把。这一抹，可不得了，竟然抹了一手鲜血！崔小勇惊呆了。再看看四周，黑乎乎的看不太清楚，他使劲睁大眼睛，发现自己竟然被挤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，一大块水泥板斜搭在床上方，毛巾被上落满了尘土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妈妈在哪里？我怎么出去？我的头！我淌

血了！

崔小勇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瞪得不能再圆了，圆圆的小鼻头往上皱了几皱，嘴角越咧越大，一股巨大的恐惧袭上心头，这恐惧就像一斧子砍断了一根消防水龙头，淋漓尽致地顺着喉咙喷射而出：

“哇——妈！妈妈！哇——”

妈妈仍是没有踪影，崔小勇哭得天昏地暗，几乎把喉咙都哭哑了。

“哭啥哭啥！叫啥叫啥！叫你妈要吃奶啊？真是的，老爷我胳膊都砸断了，都没哼一声，你小子真是熊包一个！”

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崔小勇怔〔zhèng〕了一下，不哭了。他想起来，床上还有一个人，这又沙哑难听、又蛮横无赖的声音，就是此人的，这家伙就是符三疤拉眼。

崔小勇欠起身子，费劲地勾着脖子，借着微弱的光线，看见床那头也翘起了一个尖尖的人头。那个头上长着稀稀拉拉的黄毛，两粒绿豆眼，右眼皮上有一块紫红色的伤疤，一个塌鼻子，两片厚嘴唇，而且这两片厚嘴唇似乎正在打着哆嗦。

崔小勇心里哼了一声说：你才是熊包呢！瞧你这模样，上戏台演小丑都不用化妆了！不过他没有把这话说出口来，只是盯着符三疤拉眼看了一会儿，又想起了目前的处境，心里一沉。在目前这种恐怖的环境中，崔小勇忽然觉得对面那张丑脸变得亲切起来，其实，这时候即使是一只耗子出现在他面前，他也会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依靠。他不由自主地又抽泣起来，哭唧唧地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啦？怎么办？”

符三疤拉眼嚷道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”

崔小勇不说话了，只是还在不停地哽咽〔yè〕，哽咽得直打嗝〔gé〕。

忽然，他们的床又是一阵颤抖，头上的水泥板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，好像随时都会当头压下来，无数股尘土随着抖动从水泥板的缝隙中灌了下来，撒得他俩满头满脸都是。尘土把符三疤拉眼呛得打了一个大喷嚏，被他这么一吹，土灰更彻底地弥漫开来，整个狭小的空间变成了一个烟囱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
符三疤拉眼再也撑不住劲，“哇”的一声痛哭起来。他断断续续地说：“都是你，都是……你……不好，硬要拉我……我到你家……来。”哭到这里，他似乎找到了自己倒霉的根源，立即怒火万丈，也不结巴了，大声吼道：“早知道你家的破楼这么不结实，老爷我死也不会来！都是你，都是你！害得老爷我陪着你去见阎王！”

符三疤拉眼这样一闹，崔小勇反倒忘了恐惧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受了冤枉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老师可以训斥他之外，还没有人敢说他半个不字。他顾不上再哭，立即反唇相讥：“我干吗要硬拉你到我家来，还不是你死皮赖脸？你把我留着当早餐的蛋糕全都吃光了，把我们家冰箱里的饮料也全喝光了，还说你从来也没睡过这么舒服的床。享福的时候你不说了，这时候倒来怨我！还说什么楼不结实，真笨！这是地震！”

只要不哭的时候，崔小勇还是相当聪明的，他终于想明白，他们这是遇上了地震。然而，“地震”两个字一出口，他的全身都抖了一下，因为地震的结果意味着什么，他早就从电视报道里看到过，那就是房倒屋塌，屋子里的人都被砸死，而且砸得血肉模糊，吓人极了。

一听说是地震，符三疤拉眼又跳了起来，嘴里大叫：“是地震？哎哟，我的娘老子哎！那还不快跑，还等什么！”还没等他叫完，随即又“哎哟”一声倒了下去，因为他的头撞上了水泥板。

两个人顾不上再斗嘴，都伸出手来四处乱摸，可是摸了半天，除了水泥板上的几条缝之外，他们存身的地方简直像是一个严严实实的大棺材。

他们呆住了。谁也不敢再开口，生怕一张嘴，就会引得大难临头。

尘灰渐渐落下，光线从水泥板的缝隙中折射进来，一切都更清晰了。两个人都勾着脖子，把头抵在水泥板上，直瞪瞪地看着对方，一动也不敢动。死一般的沉寂笼罩了一切，他们只能听到自己急速的心跳和对方粗重的呼吸声。

就在这万籁〔lài〕俱寂的时刻，一种细微的“嘀答”声传入他们的耳孔。起初他们以为是一只钟在走，接着，他们看到，在靠近符三疤拉眼肚皮的地方，随着那神秘的“嘀答”声，有节奏地腾起了细微的小股尘烟，原来是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滴，激起了毛巾被上蒙着的尘土。

渐渐地，尘烟消失了，“嘀答”声却更响了，一片殷〔yān〕红在毛巾被上晕染开来。

两个人目瞪口呆，突然同时惊叫：“血！”

不错，是血。是崔小勇楼上一位邻居的血。在第一次剧烈的摇撼中，这座楼便倒塌了。这位邻居被卡在混凝土梁和大衣柜之间，昏了过去。此时他还活着，也几乎没受什么致命伤。然而刚刚那次轻微的余震，使倒塌物产生了小小的位移，大衣柜上的一块碎玻璃刺进他的大腿，一根动脉被割断了。鲜红的生命之泉喷涌而出，顺着楼板流到了崔小勇的床上。即使在昏迷中，他也似乎感到了生命的消亡，发出轻轻的、却又是令听者惊心动魄的呻吟。

这呻吟极有穿透力，虽是似有似无，却如一根细针，一声声直扎崔小勇和符三疤拉眼的耳膜，使他们在身处绝境之际，

更充分地领略到一番死亡的真切与可怖。

两个孩子的神经几乎崩溃了，符三疤拉眼狂嚎一声，像一条泥鳅〔qiū〕一样，猛地一折身子，“刷”的一下窜到了崔小勇这一边。崔小勇想也没想，便张开双臂，紧紧抱住了他。

两个惊恐万状的孩子紧紧搂在一起，似乎要以彼此的体温来熨〔yùn〕平心理上的创痕，这创痕是由死亡的恐怖所刻下的。

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之下，一切差别都消失了，一切争执也都变得微不足道了，共同的恐惧带来了心灵的平等。在这一瞬间，两个来自不同背景、有着不同性格和经历的孩子，被对方的体温所融化，融成了一个整体，从此结为生死之交，在激烈而又亲切的争吵之中，相伴着踏上人生之旅，并将一路推搡而又搀扶着走完这漫长的途程。

二、鸡腿之交

崔小勇和符三疤拉眼相识的时间并不长。他们第一次碰面，大约是在一个星期之前。那一天傍晚，崔小勇放学之后，妈妈带着他上街买东西。

初秋的黄昏，本应是有着些许诗意的，可是在城里，就谈不到这些了。道旁悬铃木宽大的叶子已经变黄，本是诗人作诗的素材，现在却蒙着厚厚的尘土，无精